

MARY
HIGGINS
CLARK

消失的蓝衣女孩



Two Little
Girls in
Blue

(美)玛丽·海金斯·克拉克/著

卢晓乐 陈丽霞/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消失的蓝衣女孩

(美) 玛丽·海金斯·克拉克 著
卢晓乐 陈丽霞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失的蓝衣女孩/(美)玛丽·海金斯·克拉克著;卢晓乐,陈丽霞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7-204-09829-3

I. 消… II. ①玛…②卢…③陈…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2566 号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WO LITTLE GIRLS IN BLUE by MARY HIGGINS CLARK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MARY HIGGINS CLARK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消失的蓝衣女孩

(美)玛丽·海金斯·克拉克 著
卢晓乐 陈丽霞 译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29-3/I·2112

定 价 20.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前 言

一直以来，一些人之间的心灵感应现象深深的吸引着我。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楚的记得小时候看到母亲皱着眉，一脸忧郁的说着：“我有一种感觉……”。而事实上，这些人确实正面临着或者是即将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我曾经在自己的一些作品中写到了心灵感应，但是双胞胎之间的这种联系，尤其是非常相像的那种双胞胎之间的心灵感应确实是独具魅力。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构思着把它写进我的小说情节之中。

我非常感谢那些就这个现象发表过作品的作者，尤其是《双胞胎的心灵感应》的作者——盖伊·里昂·普莱菲尔；《交织的生活》的作者——南希·谢格尔；《孪生子的故事：多胞胎的神奇与奥秘》的作者——唐娜·杰克森；《生为双胞胎的探讨》一文的作者——珊侬·贝克；以及《今日心理》封面故事“自然的复制”的作者——吉尔·奈马克。他们所讲述的双胞胎之间的心理联系对于我的这本书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除了这些人，我依然要感谢那些一路陪我走来的人：一直担任编辑的麦克·柯达和主编查克·亚当斯，他们都给了我很多有用的建议。

我的挚友兼出版商里斯·凯德，一直在支持我。我的读者人数越来越多。我要感谢我的读者，感谢我们的孩子和后辈们，是他们让我一路走来充满了欢乐，让我的生活充满了活力与乐趣。

我想把这本书献给那些全力以赴侦破绑架案的联邦调查局警官。我还要特别缅怀一位传奇般的人物——已故的里奥·麦克吉

尔库迪。

退休警官约瑟夫·康力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一步一步的为我讲述了联邦调查局在案件背后付出的努力。考虑到文章的需要，其中的一些过程被我做了调整，但是我希望故事仍然体现了警方高度的责任心和他们的热情。

现在，另一个故事已经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我也应该放下这个故事了，我要和永远完美的约翰·康希里一起坐在炉子边，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本书。再会！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编辑和挚友

麦克·柯达

1

“等一下，罗布，一个孩子好像在哭。我过会儿再打给你。”

19岁的翠西·罗干放下电话，从沙发上起身，急匆匆地往卧室走去。这是她第一次给弗劳雷夫妇看孩子，这对夫妻几个月前刚搬到镇上，人非常不错。翠西很快就喜欢上了他们。弗劳雷夫人对翠西说，小时候，她的家人经常去康涅狄格州拜访那里的朋友，她非常喜欢那里，一直都希望自己也能够住到那儿去。“去年当我们正在找房子的时候，有一次碰巧开车经过了里奇菲尔德，我发现这里就是我最想去的地方，”她告诉翠西说。

于是，弗劳雷一家买下了古老的坎宁安农舍。今天是3月24日，星期四，是弗劳雷家这对孪生双胞胎姐妹三岁的生日，因此他们雇用了翠西来生日聚会上帮忙。聚会结束之后，这对夫妇还要去纽约参加一个盛装出席的晚宴，而翠西则会留在家照看孩子。

结束了白天的兴奋，两个孩子一定睡得很踏实，翠西一边想着一边上楼，往双胞胎的卧室走去。弗劳雷夫妇去掉了房子里原先铺着的旧地毯，19世纪的旧楼梯在翠西的脚下嘎吱作响。

快到第一级台阶的时候，她停了下来——因为走廊里原本开着的灯熄灭了。“也许是哪根保险丝又烧断了”，老房子里的电线总是一团糟。今天下午，厨房里就发生了同样的状况。

双胞胎的卧室在走廊的尽头，现在，里面静寂无声。也许是哪个孩子在睡梦中发出了声音吧，翠西一边猜测一边一点一点地向黑暗中走去。突然，她停了下来。她发现不仅是走廊里

的灯出现了问题。双胞胎卧室的门原本是开着的，因为她故意留了门，这样只要孩子们醒来她就会听见。卧室里的灯光应该是可以看见的。然而现在，门却是关着的。可是，如果门刚才就是关着的，我又怎么可能听见了孩子的哭声呢？

翠西突然觉得很害怕，她静静听着周围的动静。“这是什么声音？”在片刻令人不安的感觉中，她意识到了：轻轻的脚步声，还有同样轻微的呼吸声。她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汗味。有人正站在她的身后。

翠西想叫喊，但却只发出了一声呻吟。她想跑，但是腿却动不了。她感觉到有一只手抓住了她的头发，正在把她的头往后拽。再后来，她就只记得好像有人掐住了她的脖子。

那位不速之客放开了翠西，让她滑到了地板上。为了庆祝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让翠西失去了意识，他打开了随身携带的手电，将翠西绑了起来，蒙上了她的眼睛，又用东西堵住了她的嘴。接着，他将手电的光打到了地板上，绕着翠西转了几圈，然后迅速走到了走廊的尽头，打开了双胞胎卧室的门。

三岁的凯莉和凯茜正躺在她俩的双人床上，她们看起来很困，但是眼睛里却充满了恐惧。凯莉用右手握着凯茜的左手。而她们的另一只手则在企图拽掉自己嘴里堵着的东西。

床边站着一个人，他就是这次绑架行动的详细策划人。“哈里，你确定她没有看到你吗？”这人厉声问道。

另一个人回答说：“是的，伯特，我确定。”他们俩都谨慎的使用了专门为了这次行动而假定的名字：“伯特”和“哈里”，这是60年代的啤酒广告中两个卡通人物的名字。

伯特抱起凯莉然后对他的同伴说：“你抱那一个，给她裹条毯子，外面太冷了。”

他们的脚步非常迅速，两人急急忙忙走下楼梯，穿过厨房，到了屋外的车道上，甚至连门都来不及关。上车以后，哈里坐在了后排的底板上，两个孩子被他夹在自己健壮的胳膊下面。

伯特发动汽车，渐渐地远离了门廊。

二十分钟以后，他们到达了自己的小别墅，安吉·埃米斯

正等在那里。哈里把两个孩子抱进屋，放在专门为她俩准备的医用儿童床上。当埃米斯看到孩子的时候，她不仅感叹道：“她们两个好可爱啊。”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手迅速而又熟练地拿掉了塞在孩子们口中的东西。

两个孩子紧紧地抓住对方，哭了起来。“妈妈……妈妈，”她们齐声叫喊着。

“嘘，嘘，别害怕。”安吉一边安慰她们一边把床的围栏拉了起来。围栏有点高，安吉无法越过它够到孩子，于是她把手伸进围栏，轻轻地拍着她们金黄色的头发。“没事了，睡觉吧，凯莉，凯茜，继续睡吧。莫娜会照顾你们的，莫娜爱你们。”

“莫娜”这个名字是有人要求她在两个孩子面前专用的。当她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抱怨起来：“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为什么要我叫莫娜？”

“因为它听起来很像‘妈妈’，等我们拿到钱，他们领回了孩子以后，我们不想让他们听到孩子们对他们说‘一个叫做安吉的女人一直在照顾我们’，还有就是之所以起这个名字也是因为你总是在抱怨。”这就是那个叫做伯特的男人给她的回答。

“让她们安静下来。”他命令道。“她们实在太吵了。”

“放松，伯特，没有人会听到的。”哈里安慰他说。

他是对的，卢卡斯·沃尔心里想道，卢卡斯·沃尔才是那个“伯特”的真实姓名。他在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才叫克林特·杜尔加入了这次行动，也就是所谓的“哈里”。因为哈里已经在丹伯雷乡村俱乐部的这间别墅里当了9个月的管理员，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十一号，俱乐部被关闭了，门也就锁了起来。从克林特进出的那条路上是看不到这间别墅的，而他要想进来也需要使用密码才能打开大门。

这里是隐藏孩子的最佳地点，而且还有一点，克林特的女友安吉经常去帮人看孩子，这简直就是个天衣无缝的组合。

“她们一会儿就不哭了。”安吉说道。“我了解小孩。她们一会儿就会睡着了。”她一边抚摸着她们的背，一边唱着：“两个蓝衣小女孩，两个蓝衣小女孩……”。

卢卡斯低声诅咒着，他穿过儿童床与双人床之间的狭窄过道出了卧室，然后穿过客厅进了厨房。这时候的卢卡斯和克林特终于脱掉了他们那带着兜帽的夹克，取下了手套。他们的面前摆着一瓶还没有动的威士忌，旁边是两个空瓶子，两人已经为这次顺利完成任务庆贺了一番。

两个男人坐在桌子的两头，静静的凝视着对方。卢卡斯的眼神里充满了鄙视，当他再次审视自己的这位同伴，他不得不承认，他们两个不论是外表还是性格，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时候，卢卡斯会扮演第三人的角色，他会客观的分析自己的外表，然后自己讲给自己来听：“五十岁上下，身材偏瘦，身高一般，发髻后移，脸型瘦长，两眼靠近。作为一名豪华轿车司机，卢卡斯已经将他顺从而又毕恭毕敬的外表达到了最完美的境界，只要一穿上那套黑色的制服，他就会立刻让自己进入状态。

他与克林特是在监狱中认识的，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们一起做过几起入室盗窃案。他们一次也没有被抓住过，因为卢卡斯一直都非常小心。但是他们从不在康涅狄格州犯案，因为卢卡斯相信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而这一次，尽管风险很大，但这的确是一桩不容错过的大生意，卢卡斯这才破了规矩。

克林特打开面前的威士忌，把两个人的酒杯倒满。“让我们为了下一周能够拿到钱，然后坐船去圣凯特干杯吧。”他一边说一边带着期望的笑容看着卢卡斯。

卢卡斯望了他一眼，他依然觉得自己的这位同伴与犯罪有着不可捉摸的联系。虽然才刚刚四十出头，但克林特显然已经未老先衰了。在这样一个突然变冷的三月的晚上，两个孩子五十几磅的重量让他原本就瘦小的身体轻易地就变得大汗淋漓。他的胸部和细细的胳膊与他那胖乎乎的脸和长长的马尾辫怎么看都不协调，而他的头发则是为了效仿他的女友安吉而特意蓄起来的，因为安吉也留着这样的发型。

说到安吉，卢卡斯觉得她就像是从小树枝上掰下来的一个树杈，肤色极差，而且总是邋里邋遢，常年穿着旧体恤和牛仔裤，

就和克林特一样。在卢卡斯眼里，安吉浑身上下唯一的长处就只有一点：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保姆。在他们拿到赎金释放孩子以前，他们必须要保证两个孩子的安全。而现在，卢卡斯又想到了安吉的另一个弱点，她的贪婪。她想要钱，她想住在加勒比海上的一艘船里。

卢卡斯将杯子举到了嘴边。“到目前为止，还都不错，”他冷冷的说道。“我这就回家了，你把我给你的手机带在身边了吗？”

“带着了。”

“如果老板给你打电话，你就告诉他说我早上五点还要去接人。我马上就要关机了，我必须得睡一会儿。”

“卢卡斯，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他？”

“你是见不到的。”说完，卢卡斯喝光了杯子里的威士忌，拉开椅子站了起来。卧室里依旧传来了安吉持续的歌声。

“她们是姐妹，我们是兄弟，我们要学着爱她们……”

2

听到屋外马路上传来了划破静寂的鸣笛声，里奇费尔德的罗伯特“马蒂”马廷森警长就知道是那对双胞胎的父母回来了。

他们的来电和9·11报警电话只有几分钟之隔。“我叫玛格丽特·弗劳雷”电话里的女人说道，她的声音因为害怕而有些颤抖。“我们无法联系到保姆了，她既不接电话也不接手机。她在帮我们照看三岁的双胞胎女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正在从城里往回赶。”

“我们现在马上去那里看看，”马蒂答应道。事实上，他

已经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他觉得把这一切告诉给这对夫妇并没有任何用处，毕竟他俩正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而且他们本身就已经十分沮丧。保姆的父亲刚刚从老伍德路打来电话，说自己的女儿被人绑了起来，嘴里还塞了东西。她照看的双胞胎姐妹已经不见了，只剩下卧室里那一张索要赎金的纸条。

现在，在距离事情发生一小时之后，屋子周围和车道都已经被封锁了，大家都在等待法医的到来。马蒂很想对媒体封锁消息，但他也知道，这都是徒劳。据他了解，就在保姆翠西·罗干接受治疗的医院，她的父母已经把双胞胎失踪的消息告诉了急诊室里的每一个人，记者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联邦调查局已经接到了通知，他们的代理人正在赶来的路上。

当孩子的父母推开厨房的门跑进来的时候，马蒂已经做好了应对他们的准备。从他21岁当上警察的第一天开始，马蒂就一直在训练自己去记住别人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无论是受害人，犯罪分子，还是目击证人，只要和案件有关，他都不会放过。他是警察圈里有名的“观察者”。

在玛格丽特和史蒂文·弗劳雷向他跑来的时候，他作出了自己的第一判断：三十岁出头。两个人男才女貌，而且都穿着晚礼服。孩子母亲棕色的头发松散的披在她的肩上。她身材很苗条，但紧握的双手看起来却很有力。她的指甲剪得很短，没有涂指甲油。马蒂觉得她也许是个不错的运动员。当她的眼神停留在马蒂身上的时候，他发现这是一双深蓝色的眼睛，深得几乎快接近黑色了。

孩子的父亲，史蒂文·弗劳雷很高，大约有六英尺三英寸，金黄色的头发下面是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宽阔的肩膀和结实有力的胳膊让他原本就不太宽松的晚礼服紧紧地贴在了身上。马蒂觉得他或许应该买一件新的了。

“我们的女儿怎么了？”弗劳雷急切地问道。

马蒂看到弗劳雷伸手扶住了妻子的胳膊——他也许已经感受到了事情不妙，怕妻子无法承受那些让人崩溃的坏消息。

如果你想平静地告诉一对父母说他们的孩子被绑架了，而

且床上还留着一张八百万美元的赎金通知，这简直就是无法实现的。马蒂认为这对夫妇脸上那完全难以置信的表情是非常真实的，他把这些都记在了本子上，然后又加了一个问号。

“八百万美元！要八百万美元！他们怎么不要八千万呢？”史蒂文·弗劳雷气愤地说道，此刻他早已脸色煞白。“我们已经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这所房子上面。现在，我们的账户上就只剩下一千五百美元了，多一分都没有。”

“你们两家人有没有什么很有钱的亲戚呢？”马蒂问道。弗劳雷大笑起来，那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笑声。接着，马蒂看到史蒂文和他的妻子转了过来，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屋子只剩下男人刺耳的干嚎声和女人痛哭的声音：“我要我的孩子，我要我的孩子……”

3

十一点钟的时候，克林特的手机响了。他接了起来：“你好，先生。”

“我是花衣魔笛手。”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但克林特还是听出他在故意掩饰自己的声音，为了避免让对方听到安吉给孩子唱歌的声音，他走出狭小的卧室去接电话。孩子们都已经睡着了，可安吉还在唱，这让克林特很生气。

“你那里是什么声音？”花衣魔笛手一上来就问道。“我女朋友正在哄她照看的孩子睡觉呢。”克林特答道。他知道自己回答足以让对方了解到他和卢卡斯已经成功了。

“我怎么联系不上伯特了。”

“他让我告诉你他早上五点要去肯尼迪机场接人，所以他关机回家睡觉去了。我希望……”

“哈里，快打开电视！”花衣魔笛手突然打断了他。“电视上正在说一条有关绑架的爆炸性新闻。我明天早上再打给你。”

克林特按下开关打开电视，画面上出现了老伍德路上的那所房子。虽然夜幕已经降临，但走廊里的灯光把房子的颜色和窗户都照得清清楚楚。黄色的警戒线一直拉到了马路上，将围观的人和媒体都阻挡在外。

这时候，电视里传出了播音员的声音：“房子的新主人，弗劳雷夫妇在几个月前刚刚搬到这里。邻居们说他们原本以为这所房子就要拆了，但是后来弗劳雷告诉他们说他要自己慢慢改变这所房子现有的结构。就在今天下午，许多邻居的孩子还参加了这对失踪双胞胎姐妹的三岁生日宴会。下面的这张照片就是几个小时以前在这次宴会上拍摄的。”

瞬间，电视屏幕上就出现了双胞胎姐妹的脸，她们两个长得很像，眼睛一直兴奋地盯着她俩的生日蛋糕。蛋糕做得很漂亮，两侧各插了三个蜡烛，中间还有一支稍大一些的。“邻居告诉我们说在中间插一支蜡烛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这两个孩子太相像了，就连她们的妈妈也开玩笑说再多插一支蜡烛都是浪费。”

克林特换了个频道。画面上出现了两个孩子的另一张照片，她俩穿着蓝色的天鹅绒礼服，互相牵着手。

“哦，克林特，看看她们俩多可爱啊，她们真的很漂亮呢。”安吉望着自己的男朋友说道。“她们两个即使睡觉的时候都拉着手。你说这是不是挺稀奇的？”

克林特没有听到她走过来的声音，直到安吉用手环住了他的脖子，贴着他的脸颊说：“我一直都想要个孩子，但是医生却说我无法生育。”

“亲爱的，我知道。”克林特悲伤的答道。因为安吉在很早以前就给他讲过这个故事。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在你身边。”

“亲爱的，那是因为你必须去那家专门的医院。因为你把别人伤得太厉害了。”

“可是很快我们就会有很多钱了，那样我们就可以住在加勒比海上，住在一艘船里。”

“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件事，它很快就要成为现实了。”

“我有个好主意，咱们把这两个小女孩也带走吧。”

克林特关掉电视，噌得一下坐了起来。他转过身子，抓住了安吉的手腕：“安吉，我们为什么会和这两个孩子在一起？”

安吉看着他，只憋出了几个字：“我们绑架了她们。”

“为什么?!”

“为了得到很多钱，然后就能住在一艘船上了。”

“我们是为了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为了夏天不用再被赶出去，为了不用再给那些职业的高尔夫选手腾地方。如果我们被警察抓住了会怎么样?”

“我们会在监狱里呆很长很长的时间。”

“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

“照顾好孩子，陪她们玩，给她们弄饭吃，给她们穿衣服。”

“那么，除了这些，你还想做什么?”

“没了，没有了。我错了，克林特。我爱你。你可以叫我莫娜。虽然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但是如果你想这样叫我，我绝对没意见。”

“我们决不能在孩子们面前使用自己的真名字。再过几天，等我们拿到钱，就把她们送回去。”

“克林特，其实我们可以……”安吉把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她知道如果对克林特说出自己想留下一个孩子的想法，他一定会生气的。于是，她只是暗暗下定了决心，她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实现这个想法。虽然卢卡斯自以为很聪明，但安吉觉得，自己要比他更胜一筹。

玛格丽特·弗劳雷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她觉得冷得厉害。虽然史蒂文已经从卧室的沙发上拿了一条毯子裹在她身上，但她的整个身体还是在不住地颤抖。

双胞胎不见了。凯莉和凯茜不见了。有人把她俩带走了，只剩下一张账单。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几句话就像繁冗的经文一样，在玛格丽特的脑海里反复出现：双胞胎不见了。凯莉和凯茜不见了。

警察不让他们进孩子的卧室。“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她们找回来。”马廷森警长告诉他们。“我们不能破坏这块区域，以免放过任何指纹或是DNA样本。”

走廊的楼梯也在限制的范围之内，因为保姆就是在这里遭到了别人的袭击。翠西还住在医院里，她的身体已经基本康复了，她把自己能回忆起来的東西都告诉了警察。她只记得当时自己正在和男朋友通话，然后就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哭声，于是她就上了楼梯，当她看不见双胞胎…卧室的灯光以后，她就马上意识到有些不对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发现了自己身后有人。接下来，她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玛格丽特有一连串的疑问。她想知道孩子们的卧室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凯莉一般睡觉比较轻，而凯茜很可能就没有睡。因为她好像有点感冒了。

假如当时有一个孩子哭了，是不是有人制止了她呢？

玛格丽特情不自禁的紧张起来，手中的杯子掉在了地上，当滚烫的茶水溅上她的衬衫和裙子，她深深地锁起了眉头。这

套衣服是她为了参加今晚在沃尔朵夫举办的公司晚宴，特地在这家折扣店里买的。

尽管衣服的价钱仅仅是第五大道上专卖店里的三分之一，但它对于这个家庭而言，依然是笔不小的开支。

这还是史蒂文劝我去买的，她沮丧的想着。因为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公司聚会。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今晚能够好好打扮一下。我们至少有一年没有参加过这样盛装出席的宴会了。

史蒂文正在用毛巾帮她擦拭衣服。“玛吉，你没事吧？茶水烫着你了吗？”他关切地问道。

我必须上楼去，玛格丽特心里想着。也许孩子们就藏在衣橱里。我记得她们以前就这么干过。我还假装到处去找她们。当我叫她们名字的时候，我都听见了她们在衣橱里偷笑的声音。

“凯茜……凯莉……凯茜……凯莉……你们在哪里？”

后来史蒂文回来了，我就大声对他喊：“史蒂文，史蒂文，我们的孩子不见了。”

然后我就听到了衣柜里传来了更多的笑声。

史蒂文知道我在开玩笑。于是他就去了孩子们的房间。我冲着他指了指衣柜，他就走过去，站在衣柜旁边说：“凯茜和凯莉可能走了。她们可能不再爱我们俩了。哎，找她们是没有用的。我们关了灯，出去吃晚饭吧。”

话音刚落，衣柜的门就打开了。“我们爱你们，我们爱你们。”她们异口同声的喊道。

玛格丽特依然记得她俩当时害怕的表情。她在想如果有坏人抓住她俩，她们一定吓坏了。可是现在，有人把她们藏起来了。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这只是个噩梦，我很快就会醒来。我想要我的孩子。我的胳膊为什么这么疼？史蒂文为什么要放一些冰凉凉的东西在上面？

玛格丽特闭上了双眼。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马廷森警长正朝着某个人走过去。

“弗劳雷太太”

玛格丽特应声抬起了头，她看见房间里多了一个人。

“弗劳雷太太，我是联邦调查局的沃尔特·卡尔森警官。我自己也有三个孩子，所以我非常理解你此刻的感受。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帮助你把孩子找回来，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你能回答我们的一些问题吗？”

沃尔特·卡尔森的眼神很和善。他看起来不过45岁上下，这样的话，那他的孩子也就十几岁吧。“为什么会有人绑架我的女儿？”玛格丽特问他说。

“这正是我们需要调查的，弗劳雷太太。”

话音刚落，卡尔森就看见玛格丽特从椅子上滑了下去，他敏捷地过去扶住了她。

5

弗兰克林·贝利是一家家族式食品连锁店的财务负责人，卢卡斯清早五点钟去接的那个人就是他。弗兰克林是卢卡斯的常客，他经常在晚上往返于东海岸之间的城市。在很多时候，就和今天一样，卢卡斯会开车送他去曼哈顿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再等着他回来，送他回家。

卢卡斯是绝对不会说“我今天早上不能去的”。因为他知道，警察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调查那些在弗劳雷家周围工作的人。由于贝利所居住的亥瑞治离老伍德路只隔着两条街，卢卡斯觉得自己或许已经被他们列入调查名单中了。

警察不会无缘无故多看我一眼的，他安慰着自己。卢卡斯在这座镇子以及周围拉活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因此他经常都会出现在监视器屏幕上。他住在丹伯雷，周围的邻居都认